

南僑通訊社
南洋問題叢書之一

菲遊觀感記

陳烈甫著

南僑通訊社發行

陳烈甫著

菲遊觀感記

南僑通訊社南洋問題叢書之一

陳烈甫教授主編

燈塔

月刊

有國際外交的述評

有政治經濟的專論

有教育科學的著述

有南洋問題的特稿

有福建建設的文字

有文藝作品

有各地通訊

有名作譯述

有八閩掌故

有珍聞

有奇談

名流學者執筆
青年良好讀物

社址：廈門昇平路三十六號

菲遊觀感記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一月初版

一——二〇〇〇

著作者 陳烈甫 授

出版者 南僑通訊社

發行者 南僑通訊社

廈門市昇平路

印刷者 大道印務出版社

廈門市大中路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自序

一個生長在僑區，從少就看見或者接觸過「南洋客」的人，對於南洋，對於華僑，總會有零零碎碎的印像。華僑問題在中國，可以說很特殊，也太重要。在交通發達，來往便利，國際關係密切的今天，任何一個國家，都有僑民在外，不足為奇；世界上任何角落，有英國僑民，美國僑民，或者日本僑民。中華民族，有一種適應環境求生存的特性，不管怎樣困難危險或者委屈，都可以掙扎下去，支撐下去，今日地球上凡是太陽所到的地方，都可以看到華僑。可是華僑雖散佈在世界上任何角落，而重要性則集中於南洋。比如美國有華僑十幾萬人，大部集中於舊金山芝加哥紐約這些大都市的唐人街，營業以飯館古玩店同洗衣作居多，雖也有少數富翁，對於美國經濟，可以說地位低微，沒有甚麼作用。中南美歐洲澳洲日本和朝鮮的華僑，在當地經濟地位，比較美國華僑，不會上下多少。可是南洋華僑就不然。馬來亞聯邦人口四百多萬，華僑佔一半，掌握着當地的經濟權，從人口看新加坡，可以說是中國都市。在暹羅華僑同有華僑血統的，佔人口三分之一，本地人少數人是豪富，多數人是窮，華僑在社會結構上，佔了中產階級。其他如緬甸爪哇越南，華僑在經濟上都處於重要地位。菲律賓華僑人數最少，只有十幾萬人，佔羣島全人口百分之一，而在經濟上這人數有限的華僑，依然掌握當地重要經濟權。近代史上中國是一個弱國，對外關係，幾於戰無不敗，交涉無不失利，訂約無不平等。照講弱國無外交，不但國家受欺侮，人民也受欺侮；然而華僑却能够在這種種不利的條件下，渡海千里，向外發展，建立宏厚的經濟基礎。這種成就，沒有軍艦開先路，沒有大礮做後盾，沒有外交掩護，也沒有像英國的東印度公司，只是披荆斬棘，經之營之，可說是奇蹟；這段歷史，是光輝吐露，也是可泣可歌的一頁。

去年夏間，作者為廈門大學籌募建築圖書館——即菲律賓華僑紀念館——基金，旅菲兩月，耳聞目見，觀感頗多。原意寫一篇一兩萬字非遊雜感，在作者主編的燈塔月刊，分期發表；後來寫了一半，深感辭不達意，遂改變計劃，寫成這本小冊。像這樣一本小冊，最好能有兩三星期空時間，專心下筆，一氣呵成。可是返廈以後，公私交忙，時寫時輟，費時三月，才完全脫稿。一本書，就是像觀感

比較拉雜的書，要有中心，有系統；這本書是以華僑問題為中心，因為所接觸的，大多是僑界人物，所關心的，是些華僑有關的問題。書中所說關於菲律賓的，都是直接或間接與華僑有關。所以對於這個新生島國的歷史地理政治文化各方面，未能做有系統的介紹，這或許是缺點，但寫本書的原意本來如此。菲律賓是島國，這本書叫做「菲遊」，可是抱歉得很，作者並沒有踏遍羣島，因為事務與時間的關係，只到過峴里拉與宿霧兩個地方。不過羣島十幾萬華僑，一半集中首都，宿霧是第二都市，也是華僑次多的地方；所以一本以華僑問題為中心的書，這種缺點或者不會太影響本書的價值。

過去美國在菲律賓的殖民地政策，比較開明進步和自由，勤苦而善於經營的華僑，乃能够建立宏厚的經濟基礎。少數弱國僑民，竟能在一個強國的殖民地，掌握重大經濟權，這種例子真是太稀有太難能了。戰後菲島獨立實現，一個新獲獨立的國家，往往比較有生氣，有雄心，也比較有民族思想；因此今後菲島華僑地位，雖不至於像尚印越南華僑飽受戰火的夾攻，或像泰國華僑的橫遭壓迫與歧視，但處境會比過去日漸困難，那不但不是預料得到，並且是已見之事實。所以菲律賓華僑問題，同南洋其他各地華僑，一樣的值得重視，值得注意。我們相信華僑有適應環境的才能，有非常的支持力；但是我們不要過於大意，以為過去華僑，不藉任何政治外交的掩護，而能够造成今日的地位，既有今日的地位，今後的維持發展是不成問題的。要瞭解華僑問題，一方面要曉得華僑，另一方面更要曉得當地的人民。東南亞殖民地民族的醒悟與奮起，是第二次大戰後最顯著的事實，這種新興的民族意識民族主義，對於殖民地統治國家的影響，固然很大，對於在當地謀生的華僑，也是大有影響。必須認識這一點，才能够瞭解華僑問題。

像觀感這種書，自難免見仁見智，觀察固力求其客觀，感觸却不免帶着主見。這本書是想供關心華僑問題的人的一種參考，至於見解如何，那就隨各人去批評去判斷好了。書中原有「僑界人物」一段，幾經考慮，終於刪去。人物的批評，在外國是很普通，在中國却還有點不習慣。如果像「墓誌銘式」的恭維一番，又覺得沒有意思。

百忙中匆卒寫成的一本書，疏忽錯誤的地方，自所難免。讀者見教，實甚歡迎。如果將來有再版的機會，可以改正。最後，大道印務出版社陳沙崙先生、廈門大學政治系助教邱信銓先生，對本書的繕校，幫忙很大，特此誌謝。

三十七年一月二十日於廈門

錄

[illegible]

~~~~~

一〇〇 九三 八八 八五 八三 八〇

# 菲遊觀感記

## 一 萬里長空

在一個明朗的早晨，一架兩發動機的運輸機改造的客機，載着近三十位客人，以四小時半的時間，自廈門機場起飛，在峴里拉機場降落。現代科學，縮短了地球上的距離，過去認為不可能，夢想不到，或者視為「西遊記」的事情，現在看做是很普通。吃早點於廈門，吃午飯於峴里拉，從前一定認為是做夢，現在每個月有幾百人——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知識的目不識丁的有錢的沒有錢的，在做着我們的祖先認為是做夢的事。假如廈門有一個人，需要到峴里拉去簽字於一張重要證件，而又不能留在那邊，很可以原機當天來回，利用飛機停在峴里拉的兩個小時，簽了字，吃一頓午飯，還可以坐汽車在市內主要街道兜一圈。飛機裏的三十位乘客，全是華僑同僑眷，當中夾着一位到呂宋去的「新客」。呂宋稱新從「唐山」（南洋許多地方稱中國為唐山）來的人為新客，因為國內和當地生活習慣的不同，所以華僑在路上，在宴席上，在公共集會上，可以看出某個人是新客。新客住得久一點，就成為普通的華僑，不過機中這位新客，只準備到菲律賓去逗留一兩個月，並不準備作華僑，賺的是「披莎」，穿的是POLO SHIRT。這位新客，就是作者。

呂宋，呂宋客，這在華僑都市的廈門，聽起來是非常響亮，從前就有人念着：「呂宋客，沒有一千，也有八百。」這是說只要是呂宋華僑，多少總有點錢。不錯，是呂宋客，多少有點錢，尤其是現在一塊「披莎」，值得六七萬元的法幣，而且繼續在跳動的時候。那怕在峴里拉，宿霧，伊郎或其他地方，平常穿着背心短褲，睡着硬板凳，吃着「菜仔店」（雜貨店兼售食品）的呂宋客，回到唐山，財產總是

以億爲單位的。菲律賓華僑，以閩南籍居多，尤其晉江南安一帶，這十幾萬華僑，出出入入，廈門是必經之地，所以廈門與呂宋客，有着特別密切的關係。當呂宋船進港時，在風吹日曬的堤岸上，站着一堆的人，這有的是等候迎接的親友，有的是不相干的人，在羨慕着僑客的腰纏疊疊，接呂宋客的舢舨，在人口僅十幾萬的小都市廈門，竟以百計！刻船的舟子，碼頭的工作人，都準備着拿一天以披莎計算單位的工資，可以安穩的過半個月。街上黃包車夫，望着呂宋客的影子而爭先恐後，拚命以趨。南普陀的叫化子，只要看着穿「披莎」衣服的遊客，就會緊追不捨。不給不成，少給也不成，否則還要捱一頓罵：「什麼呂宋客，一個臭銅銀，打四十八結」。苦蕙年華的女郎，在菩薩前面燒着虔誠的香，在相士面前詢着難提出口的問題，在希望有一天拋出的繡球，會掉在僑客的手上。連東亞平原慧眼的侍者，銀都國泰伶俐的舞孃，對於有財氣的客人，也會特別殷勤細膩，招待週到。峴里拉的吃與住，是世界最貴的都市，所以當一個自太平洋海墮或芝沙丹尼海輪踏上祖國的歸僑，對於吃的住的用的，都是以萬計的數目字，起先會表示驚奇，但是定了神一想，算起披莎，算起美金，不過幾塊幾角，便宜得很。一桌一百萬的上等酒席，不到美金十元，披莎二十元，廈鼓渡海的一個小刻子，不到美金五仙，披莎一毛。僑客袋裏，不是美金，就是披莎，樣樣一折算披莎美金，就樣樣覺得便宜，因爲便宜，隨便多給一點，倒不在乎。此外一般僑客，多抱着賺錢在南洋，花錢在唐山的心里，在南洋賺的，大多也是辛苦錢，毫釐必較，積一成二，積二成三。一回到本國，早就抱着闊氣一點享受一點的心理。而且在國外，早就聽到國內幣值怎樣狂瀉，物價怎樣飛騰，薪水階級怎樣清苦，貧苦人民怎樣難過活。所以踏上國土難免有意無意之間，寓做好事於揮霍之中。應當是一萬，多付了五千，這五千就當作是慈善或救濟，不過不寫在捐簿上，不拿張收條。與華僑有特殊密切關係的廈門物價，就在算美金披莎便宜得很，和多做點無慈善家之名的好事的心理上，如火上加油的刺激起來。廈門若干消費品價格，竟超越京滬，令人幾不敢置信。也是因爲這種原因，使泉州物價高於廈門，石獅物價高於泉州。這可就使拿法幣過日子的人不得了。算美

金披莎便宜得很，但是拿法幣過日子的人，沒有美金披莎好折算，只曉得今天布一碼五萬，肉一斤三萬，明天是六萬四萬，後天是七萬五萬。僑客應當給人家沾沾光，以廈門而論，沾僑客的光的固然多，間接吃僑客的虧的怕也不少。沒有僑客，廈門的繁榮，特別是消費方面的繁榮，大為減色，可是沒有僑客，廈門消費的價格，可能會站穩一點。廈門因為華僑的關係，是一個特殊的都市，特殊的都市，就顯出畸形的形態，這是其他都市所不容易看到的。

廈門是一個出入的港口，過路的地方，呂宋閩僑，大多原籍是晉江南安等縣，這些地方，就稱做「僑鄉」。僑鄉顧名思義，是華僑特別多。華僑特別多，一面可以說這些地方因為僑匯而富庶，另一方面也可以說這些地方太多是物產不豐，謀生困難，迫得許多人不能不背離鄉井，遠涉重洋。一個地方被稱做僑鄉，比較其他，總可以顯出若干特別的地方，以下只且論僑匯洋房子和「番客醬」三者：南洋華僑，都是為謀生而去，也都抱肩發一點財的願望，所以一到南洋，總是勤勤儉儉。「大富由天，小富由勤儉」，這是多數華僑立身處世的格言；事實上靠「天」致富的人少，由「勤儉」致富的人多。因此華僑賺的錢，除了自己用的以外，有一部分是匯回本國，維持家用有餘，就用來建造住宅，購置產業。這個人這樣匯，那個人這樣匯，其他的人通通這樣匯，匯款一多，就成功「僑匯」的專門名詞。比如岷里拉只有六萬多華僑，而匯兌款項的信局，竟有一百家以上，生意雖競爭得很厲害，而家家都賺錢，僑匯是如何的規模，便可想而知。幾十年來，中國對外貿易是個入超國家，鉅額僑匯，在抵補入超，發生過很大作用。這一點對於國民經濟與國家財政貢獻的重大，是誰都不能夠否認的。國家經過八年抗戰，雖說得到最後勝利，可是勝利得非常「慘烈」。號為勝利國家，情況是田園荒蕪，城市破壞，交通毀損，堤塘失修，人民政府，兩感困窮。這種情形，如果朝野協力，各方開誠，埋頭重建，也得要十年八年，才能够恢復常態。不幸繼「慘烈」勝利之後，是空前「慘烈」的內亂，大局艱危，有增無減，民生疾苦，每況愈下。由於軍費浩繁，而工商停頓，加上破壞十而建設一，國民經濟，日趨崩潰，國家財政，日趨

枯竭。情形如此，僑匯遂益爲人所重視。如何吸收僑匯，來補救國際貿易出入收支的不平衡，來增強政府在国际貿易上的購買力，成爲一個重要的題目。可是因爲法幣價值的繼續下墮，官價與黑市，遂表現出龜兔競走的情形，加上有投機商人世外桃源，華南走私大本營的香港，吸收僑匯變成功單相思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僑匯是事實問題，事實問題不是抽象的說明大義或曉以愛國心所能夠解決的，華僑大多是商人，匯款也只能從生意經去打算，匯出一元美金，只能收到五六角的價值，顯然不合乎生意經。爲着「大義」爲着「愛國」，可以一次二次不談生意經，却不能永久混生意經與愛國大義爲一談。僑匯逃入黑市，這在政府自是莫大損失。然而在中國沒有一套效率很高的真正二十世紀行政機構，可以實施全面計劃，執行全面統制時候，空言吸收僑匯，事實上又有甚麼辦法。倒不如規定與生產建設有關的物資，如機器原料之類，可以讓華僑進口，這一面有利於國內建設，一面是間接吸收僑匯，不也就是歡迎華僑回國投資麼。一種政策或一種辦法，縱不能恰到好處，至少是搔着癢處，連癢處都搔不着，如何是政策，如何是辦法。當前許多統制或限制辦法，在政府不見得有好處，在華僑徒增怨懟與失望，只使少數居於某種地位的不肖人士，可以因利乘便，上下其手，說政策是不良政策，說辦法是不合理辦法。

僑匯政府雖吸收不到，而華僑匯款回國的數目，仍相當可觀，以菲律賓一地而論，一百多家匯兌信局平均一家一個月有二萬美金生意，總數就有三百萬元，這每月三百萬美元，如果用於生產建設，那閩南各地，尤其是僑鄉晉江南安一帶的建設，一定非常可觀。可惜這偌大一筆僑匯，不是用於生產建設，而大多耗於消費，廈門晉江物價，經此刺激，就像野馬脫韁的飛躍起來。僑鄉異於其他的，不是煤煙縷縷，工廠林立，不是溝渠縱橫，水盡其利，不是電力普遍利用，環境整潔衛生，不是魚鹽鹽饒，牛壯豬肥，所不同的，是有許多高大的樓房，在中國小型都市，廈門鋼骨水泥排列整齊的建築，可以說是數一數二，這入部分是僑資。縣城建築像泉州南門大街，是第一流的，也大部分是僑資。石獅是晉江縣屬的一個鎮，因爲是位於僑鄉中心，也是僑匯消費集中地，繁榮竟超過縣城，一次迎神賽會，花費就幾十

億元，數十里內，爭相奔看，人潮洶湧，盛極一時。跳舞本來是大都市才有，而這個僑匯消費中心的石獅，有時候竟成貨賤女郎的掘金勝地。逢拆拆的爵士樂聲，與狗吠鷄鳴，混成一片。這是「都市之聲」與「鄉村之聲」的交響，是男女授受不親的倫理觀念與社交公開的西洋思想之對照，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下鄉——在晉江南安鄉下，可以看到高大的樓房，與舊式中國房子平行着。一面是又髒又臭，又黑又暗，豬牛雜處，鷄鴨比鄰。一面是整潔舒適，房有鋼牀，廳有沙發，這是幾百年的生活距離。發了財的華僑很喜歡蓋一所高大樓房，既可以光輝門楣，誇耀鄉里，又可以享些晚年清福。因為歷年地方不靖，所以華僑蓋的房子普通很注重安全，重重鐵門，槍眼四佈，使盜賊有所畏忌，至少是不易得手。室內陳設，往往俗而不雅，中國香爐與西洋油畫並列，是東西文化的交流。在僑鄉並不是每一所高樓大廈，都是住着腹便便而面團圓的人。有些華僑雖蓋着高大房子，却因為生意必須親自照料，或者發財不嫌其通有多，或者顧慮着故鄉的治安與社會環境，結果有屋而沒有人住，住的是些看房子的窮親戚。還有華僑普「富不過三代」之諺，富豪子弟，從小嬌養，沒有吃過苦，不曉得賺錢的困難，於是任意揮霍，不事正業，嫖賭飲舞，跟花旦，討小老婆，應有盡有。一擲千金，就是擁有鉅萬資產的人，那堪不斷的「擲」，所以有些高樓大廈，住的是被人冷齒的破落子孫。

嫁給華僑的女人，普通稱為「番客嬌」，僑鄉番客嬌很多，在社會組織上，成功一個階級。番客有的是錢，有錢可以穿絲綢，食珍饈，住高樓大廈，用上等傢俱，僕婢三五，一呼數諾。於是做母親的人，希望女孩長大嫁番客，及拜侍字的女孩子，也在暗中燒香，向菩薩許願將來事成，一定鑲金身以報。番客嬌普通可以分為兩種，一種是跟着丈夫到南洋去，閩南語稱為「過番」；另一種是住在國內，不到南洋。第一種大概是丈夫比較有錢，在南洋開商店，有辦法做入口字。第二種丈夫大概是店員，拿薪水，自己一個人勤勤儉儉，可以有餘，假如把家眷接過去，會感覺生活維持的困難。以下專論第二種，因為這一種番客嬌，情形比較特殊，自社會學觀點，也比較有特殊的社會問題。番客嬌情形，當然彼此

不同，以下假定一個典型的番客嬸。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，覺得國內謀生不易，因為得到親戚的提攜資助，到呂宋去。初到那邊，言語不通，商況不悉，地方情形不懂，只能够在店裏頭做些打雜的工作，吃住而外，沒有薪水，只有些零費和節賞。打雜之餘，學些土話，習些商情，晚睡早起，勤於學習，三二年後，可以做個低級店員，拿點薪水，儉樸的就可微有積蓄。再過幾年，聰明勤苦的人，就可以升為中級職員，多拿一點薪水。再過三幾年，就可以有萬把塊菲幣的積蓄。二十而娶，古有明訓，到南洋謀生的這位青年，時光如駛，轉瞬十載。做父母的人，以為兒子年紀長大，正宜及時而娶，於是央三托四，而事業媒婆，更鼓「三人五眼」之舌，東家姑娘情性溫和，面目清秀，兩家小姐理家做事，有條有理，於是抄換「八字」，請教相士，應登點交換相片，定下了終身大事。年青僑客接到喜訊，就攜帶所有積蓄，加上親朋送的禮，回國請喜酒。可是做人要伙計，請假不能太久。蜜月後不久，好夢正酣，要營生離之苦。以後因為謀生與來往旅費關係，總是三年五年才回來一次，一次是幾個月。假定卅歲結婚，至六十歲，回國六七次，每次幾個月，合計不過是幾年。就是說婚後同居的時間，不過十之一，分離時間，佔十之九。分離時候的番客嬸，只有望著按月寄回的家信與維持家費的匯款，來得着慰藉。按月有匯款，雖數有限，維持生活，則不成問題。因此，番客嬸除了看孩子而外，大多無所事事，普通是玩紙牌過日子，當雅片之禁不嚴時，還有不少是入了黑籍，做癮夫人。

番客嬸自一方面看，是幸運，可以食飽衣暖，坐以待「幣」；從另一面看，是痛苦，同樣痛苦，番客嬸本身瞭解得會比別人清楚。有人說番客嬸簡直是「守生寡」，有夫婦之名，無同居之實。日又一日，月又一月，年又一年，等丈夫回來一次，真有望穿秋水的痛苦。家信月月有，遲了或少了，就會左思右想，疑慮多端。又有人說，做番客嬸雖然有錢，但那並不是舒服的錢，而是「當夫賣子錢」。做夫婦而別多聚少，等於把丈夫當給人家，（有的真正是當給番婆）既是別多聚少，就少生孩子，在不講節制生育而認為多子多福的中國社會，少生孩子等於少幸福；比如說應當生五個孩子的人，因為夫婦同居時

短，只生兩個，不就等於五個孩子賣去三個嗎？其實番客嬌的悲哀猶不止此。南洋單身僑客，能够安心做「和尚」的固多，而抱着人生若夢，青春幾何的却也不少。況且異鄉女子，柔媚多情，得之不難，拒之匪易。起先是抱着組織「偽政府」的意思，後來因為「偽政府」行使職權的時間多，近水樓台，國內「正統」不閒散的時間短，鞭長莫及，漸漸的賓主易位，前後倒置了。結果是有「偽政府」的華僑，同唐山的次數減少，甚至老邁都不作退隱家鄉之想，財產大部份，也往往為「偽政府」所控制。因為番客嬌，很多是青春虛度，花前月下，懊惱低徊，所以僑鄉就有一般惡少年，專做一舉數得之想——有了夫人又有錢。番客嬌享受地方和苦悶地方，已如前述，近來嫁番客的人，就比較慎重，往往附有攜眷出洋的條件，不過到了木已成舟，水已落地的時候，條件不能履行，又有甚麼辦法呢？

僑鄉是富庶的，富庶是建築在僑匯之上，真珠港事變以後，僑匯斷絕，僑鄉經濟，起了很大的變化，這是僑鄉歷史上所沒有的。南洋各地整整淪陷三年，僑鄉斷絕了三年的經濟來源，其遭遇是可以想像的。起初勉強靠平日積蓄，節省一點來維持，後來積蓄用光，就開始當賣東西，先是把多餘的東西賣掉，接着是生活不必需的奢侈品，以後連日用的傢具雜物都顧不了。賣東西的時候，自然心痛，割愛時更不免淚珠幾點，然而肚子餓是沒有辦法想呵。戰時泉州南門大街的人行道，排着許多多攤販，賣的盡是番客嬌的東西。為求善價，不受中間人的剝削，自行設攤的都有，生活所迫，再也顧不着面子了。華僑泉屬比漳屬多，所以戰時泉屬經濟狀況比漳屬苦，這就有以百計的買賣舊貨的商販，在泉屬僑鄉，收買各種雜物，挑到漳屬一帶去賣。東西都賣光了，連睡的牀，蓋的被，都為肚子而顧不了，更慘的是拆房子的磚瓦賣，連賣孩子的都時有所聞！白雲蒼狗，世事易變，令人不勝感慨！華僑對於國家，平常貢獻很大，戰時政府自顧不暇，對於僑眷，只能夠聊以自慰的說，心有餘而力不足。番客嬌也有能够適應環境，自力更生的，種田斫柴，挑鹽賣菜，雖不一定可以飽，至少是可以不餓死。戰時晉江南安田間的農婦，安海泉州道上挑米的婦人羣，不少是戰前養尊處優玩紙牌過日子的華僑妻子，這是求生本能的

表現。當然也有少數意志薄弱的，爲環境所屈不能克服環境的人，三十六策，只剩跟人家走的一策，連原來丈夫都不要。戰爭結束以後，就發生多多少少的家庭糾紛，慘矣哉僑鄉！

戰爭結束，僑匯暢通，僑鄉又恢復舊觀。加上法幣貶值，隨便匯幾百元披沙，就是幾千萬國幣。錢鈔滾滾，千千萬萬，香客嬉笑盡甘來，又過起舒服的生活。添新裝置家俱修房子，又是昔日的氣派。賣孩子的現在生來不及，就買孩子。買賣舊貨的販子，改變方向，自漳屬收購雜物，挑到泉州去賣。僑鄉錢一多，用不完，於是乎迎神賽會，盛極一時。迎神賽會，大家抱着不同的心理來湊熱鬧，大家都覺得反正有多餘的錢，用一點有什麼關係，盛矣哉僑鄉！

話要說回來，飛機於早晨七時三十分離開廈門機場的跑道，天氣明朗，視線很好，飛機並不打圈，一直向南飛去，幾分鐘後，已經上升到二千五百公尺的上空。飛機只有兩個馬達，但速度相當的快，廈門鼓浪嶼的景色，很快的在後面消失。飛機是軍用運輸機改造的，帆布座位，很不舒適，比較沙發式座位，自然相去很遠。在飛行發達國家，航空的競爭，非常厲害，航空公司是以飛行的安全，接送的便利，設備的講究，來招攬搭客。「貨真價實」「物美價廉」，只有在公開競爭優勝劣敗的場合，才可以享受到。在中國飛行事業，猶未普及，坐飛機看做是一件奢侈行爲。買飛機票在外國和買郵票一樣容易，在中國求過於供，惟恐其無，能够買到一張機票，好像是很光榮，那還能顧到設備怎樣。在戰時買一張人當貨載，或下坡車載人上坡人推車的票，還得出高價求諸黑市，或者討一張有相當來頭的八行或名片。「行」在中國，確實是難。

起飛後半小時，自機中遠眺，已經沒有陸地的影子。上面是蔚藍的天空，下面是深藍的海水，只有一朵一朵的白雲，點綴着四望皆藍的景色。機身平穩而迅速的前進，乘客一般表情，是疲倦中帶着嚴重，沒有一點聲響，只聽到兩個馬達不停的在怒吼。坐飛機本來比汽車平穩，沒有坐汽車的左瀾右拐，上下顛簸，它比坐汽車不舒服的地方是高空飛行，心臟較弱的人，會感覺難受。坐車坐船的前夜，都需要

飽睡，坐飛機尤其是如此。我坐飛機已經有將近十次的經驗，每一次都覺得還舒服，這一次因為臨行事多，起飛時間又很早，廈鼓過渡和自航空公司到飛機場，都需要花些時間，結果只睡了兩個小時，飛機初飛時還好，一小時以後，便覺得非常疲倦而頭暈。同機客人，看來也多數是頭暈而疲倦，想來也是一夜少睡，至少是心事繁亂，不易入寢。出洋大事，離別着家庭戚友，奮鬥異域，成功失敗未可知，而時勢所迫，又只許成功不許失敗，的確是人生一件大事；一般人看來，還比終身大事婚姻，重要得多。機客多面色嚴重，這或許由於疲倦，或許在靜思默想着前程；此外坐飛機在中國，多少有點冒險性，前年聖誕之夜的慘劇，令人有談機色變之感。

飛機有兩位空中小姐，都是粵籍，新近以考試選拔的。空中小姐是一種新的女子職業，因為待遇優厚（以美金計算），制服漂亮而洋化，工作寬閒，遊歷四方，所以招考時候，應考的女子，相當的多。中選的人頗為一般所羨慕。我覺得空中小姐待遇優厚，服裝摩登，工作寬閒，遊歷四方，都是事實；但是有一點也應一併加以考慮，空中飛行，多少有一點點兒危險性，一年有三百天在飄飄欲仙，假如說危險性少到只有千分之一，那麼三年之間也許有一次會有一成仙的可能。所以空中小姐的職業，可以一做，而不可以久做，有點積蓄，很可適可而止，為着美鈔而久做下去，會有一次要深悔「早知今日」，或者作孤注一擲的跳傘。跳傘不比游泳池跳水，好玩有趣，豈但手顫足抖，膽戰心驚，簡直阿彌陀佛，魂飛魄散。這所謂世事有利也有弊。

上午十時半飛機已臨北呂宋島上空，大家看見陸地，曉得航程只剩三分之一，都有輕鬆的感覺。俯瞰翠茂的山林，疏落的鄉村，青的河渠，綠的田畝，確是一幅偉大的自然景色。正欣賞此美麗自然景色，覺得飛機繼續上升，天氣漸冷，氣溫漸稀，清朗的氣候突然變做層雲密密，冷氣襲人。飛機為避着層雲，忽高忽低，時左時右，加上高空氣壓的關係，使機身顛簸得異常厲害，這正是將越呂宋北部的高山。這時候機客十九都有「空中病」，（air sick），有的緊閉着眼睛，在默禱着平安無事；有的喉嚨在

和胃的上升壓力奮鬥，希望用不着向空中小姐索紙囊；有的雙手緊握着布帶，在靜聽着命運之神的擺佈。在一萬幾千尺高空，而乘客大多無法自在，國人體質如何，可以推想。飛機雖是很快，遇着這種難受情形，不免感美中不足。我也緊閉雙目，在想着戰時那些架着運輸機飛越喜馬拉雅山駝峯，或駕着俯衝轟炸機和高速度戰鬥機之飛行員的偉大。人類從某一種觀點說，戰爭是最優美的事情，別的破壞且不說，交戰國都是把最優秀壯健的人，也最易為異性所傾倒的人，拿來拚個你死我活，倒是那些接近廢物的渣滓，可以苟活着。將近中午時候，飛機速度減低，高度也降低，已經接近中呂宋的平原，峴里拉海灣也遙遙在望，經過幾點鐘疲勞，目的地已達，大家都有愉快的表情，中午十二時，飛機停在峴里拉郊外的國際機場。

出了飛機，九十二度的天氣，頗然覺得異常悶熱，情形好像在上海白天看過。場有冷氣設備的電影，出了戲院大門走上人行道上的感受一樣。機場跑道鋪着方格的鋼板，這是戰時美國軍用機場改的。機場辦事處是美國活動房屋，嬌小玲瓏，也還美觀。不過這種房屋，只宜於氣候溫和地方，寒熱地帶都非所宜，除非有着調節氣候的設備。出機場以前，先要經過移民局海港檢疫所與海關的檢查。菲律賓對於華僑入口，檢查的寬嚴，與被檢查人的身分成反比例。海船入口，檢查對頭等客是寬一點，對二等客是稍嚴，對三等客最嚴，常嚴到故意為難地步。機票價格相當於頭等船，所以檢查機關，大體的說，還算過得去。以出錢能力而定身份，自然是不可靠，但在這重現實的社會，以錢定地位，却也很合邏輯的。窮人多自命清高，「自命」當然可以，要人家尊重他清高，那可就難了。移民居的檢查，是空中小姐代勞，主要是查入口證件，約花了一小時。接着是海港檢疫所醫生的檢查，對於霍亂特別注意。一般華僑，都認為海港醫生的檢查，是故意為難，或有意侮辱，可是中國公共衛生辦得不好，常常有傳染病發生，人家為預防計，不能不嚴，與其責人，不如怪己。行李的檢查，有的說很嚴，有的說可以疏通，無須查驗，大概兩樣情形都有。坐船的人行李較多，打開不易，往往願意花一點錢同關員說項，開價還價